

足本  
句讀  
經義述聞

上海文瑞樓印行

還密署



左上  
左中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目錄

高郵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如勿與而已矣

昉適也

食正朔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吾爲子口隱矣

倣甚也

元年春王正月

非有卽爾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

二月丙午

此非怒與

必無紀者

然則齊紀無說焉

臂櫟

此未有言伐者

弟也

序續也

吾雖喪國之餘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未得乎取穀也

通可以已也

爾卽死必於殲之嶽巖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一本又作易輪

二月癸亥朔

云災

以人心爲皆有之

以爲周公主

魯公用驛綢

其意也

赫然

勝乎皇門

茅旌

而微至乎此

潞子之爲善也躬

是則土齊也

益舅出也

往殆乎晉

莒女有爲鄆夫人者

歲在己卯

乙未

終身無已也

叔孫舍至自晉

且夫牛馬維妻委已者也而柔鳶

君無多辱焉

賤而曰

三月辛巳

色然

夏一本作廉

涕沾袍

公羊災異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高鄧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注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取切取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取之爲言聚也說文取積也從口莫狄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取字皆鵠作最樂記會以聚眾鄭注曰聚或爲取鵠文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取萬物尹注取聚也又音子外莊子德充符聚也地數篇民舉所取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取聚也反則當時已誤爲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取萬物篇物何爲取之哉司馬彪注曰取聚也釋文引徐邈音采會反則徐本已鵠作最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取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取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取一作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鵬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取亦聚也小爾雅最聚叢也今本取皆鵠作最王篇不收取字而以聚也之訓誤入目部最字下說文繫傳最字下淺人增入曰聚三字韻會所引無之大徐本亦無段氏說文注已辨之此傳釋文不

如勿與而已矣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始不可從。凡以如爲不如者皆爲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昉適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何注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竝引三蒼曰。適。始也。

食正朔也

三年傳。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平凶也。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之。不知正

訓爲當。卽不失之謂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案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吾爲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已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倣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倣甚也。何注曰。倣始怒也。始怒甚。猶大  
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  
公之象引之謹案。倣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  
作也。引此傳倣甚也。文義亦未安辨。見爾雅。既醉箋。倣甚者厚也。見大雅。  
今案倣厚也。既醉箋。倣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倣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  
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  
言立。  
謂不言。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以上春秋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  
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  
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  
元年。而注於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案書王不  
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  
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弑君

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違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始非傳意。

非有卽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卽爾。何注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卽有爾。傳作非卽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益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卽有矣。疏出非有卽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卽。唐石經亦誤。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益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竝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眾。但

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竝曰。蓋以罕書也。  
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  
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  
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  
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  
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  
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其漢書刑  
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徒各本誤作車卒。正三年簡車。車各本誤作徒。顏注曰。徒人眾也。則所見本已誤。羣牧五載  
大簡車徒。說與何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  
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徒簡  
車徒。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  
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竝引公羊  
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  
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行馬字。徐所見本行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  
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贊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勿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當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外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竝曰固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

通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詭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鄭法恥也是句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

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趙。春秋說以爲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葵丘。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見僖十六年疏。蓋春秋緯之說也。何氏本之。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诡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葵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葵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曆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日。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葵。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倒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

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濶信而不疑。何邪。

此非怒與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努。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劙。或謂之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說見荀子是古者謂過爲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努。則努者齊人語也。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察。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悅。懥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卽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何注非。

臂摶

十二年傳。萬臂摶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摶。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引之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曾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揔。說文。揔。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摶。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摶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摶字始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摶。故說文無摶字。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何注曰。据公追齊師至雋。舉齊侵也。引之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

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已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雋。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與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流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弟也

十九年傳。姊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竝云。姊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

序績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何注曰。序次也。績功也。累

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續作予積。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作誨女子爵。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續。顏師古注。續字或作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卽承上予桓公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

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未可謂得意於取穀。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達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

通可以已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爾卽必於穀之巔巔

三十三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必於穀之巔巔。何注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雙。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古書多謂若爲說見釋詞。在其他處而在穀之巔巔。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在棺曰柩。尸在牀曰柩。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蹕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蹕也。一本作易蹕。引之謹案。隻。本字也。易。偕字也。易古音神石反。經典釋文。叙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與隻聲相近。故偕易爲隻。隻字古音在鐸部。二部古或相通。如幕在鐸部。易字在錫部。部。號在錫部。而禮弓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云。幕或爲幣。亦在鐸部。易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云。魯讀易爲亦。擇在鐸部。而楚